

贾祖璋著

鸟与文学

上海书店印行

鸟 与 文 学

贾祖璋 著

上 海 书 店 印 行

本书根据开明书店1947年版纸型重印

鸟 与 文 学

贾 祖 璋 著

上 海 书 店 印 行

(上海福州路 401 号)

舟 山 印 刷 厂 印 刷

1982年10月 1—10000 (21—1) 定价 0.40 元

序

壁上掛一把拉皮黃調的胡琴與懸一張破舊的無弦古琴，主人的胸中的情調是大不相同的。一盆芬芳的薔薇與一枝枯瘦的梅花，在普通文人的心目中，也會有雅俗之分。這事實可用民族對於事物的文學歷史的多寡而說明。琴在中國已有很濃厚的文學背景，普通人見了琴就會引起種種聯想。胡琴雖時下流行，但在近人的詠物詩以外卻舉不出文學上的故事和傳說來，所以不能為聯想的原素。薔薇在西洋原是有長久的文學的背景的，在中國，究不能與梅花並列。如果把梅花放在西洋的文人面前，其感興也當然不及薔薇的吧。

文學不能無所緣，文學所緣的東西，在自然現象中要算草蟲鳥為最普通。孔子舉讀詩的益處，其一種就是說「多識乎鳥獸草木之名。」試翻《毛詩》來看，第一首關雎，是以鳥為緣的，第二首葛覃，是以草木為緣的。民族各以其常見的事物為對象，發為歌詠或編成傳說，經過多人的歌詠及普遍的傳說以後，那事物就在民族的血脈中，遺下某種情調，呈出一種特有的觀感。這些情調與觀感，足以長久地作為酵素，來溫暖潤澤民族的心情。日本人對於櫻的情調，中國人對於鶴的趣味，都是他民族所不能翻譯共喻的。

事物的文學背景愈豐富，愈足以溫暖潤澤人的心情，反之，如果對於某事物不知道其往昔的文獻

或典故，就會興味索然。故對於某事物關聯地來灌輸些文學上的文獻或典故，使對於某事物得擴張其趣味，也是青年教育上一件要務。祖璋的鳥與文學，在這意義上，不失為有價值的書。

小泉八雲 (Lafcadio Hearn) 曾著了一部有名的蟲的文學，把日本的蟲的故事與詩歌，和西洋的關於蟲的文獻比較研究過。我在往時讀了很感興趣。現在讀祖璋此書，有許多地方，令我記起讀蟲的文學的印象來。

一九三一年一月巧 尊題記

目次

序 [夏丐尊]

燕

名稱與種類——習性——爲誰歸去爲誰來——舊地重臨——雙燕與雙燕離——趙飛燕——燕子

鑑——燕子與楊柳——神話——白燕之瑞——燕窩

黃鳥

釋名——種類——形體——生活——歌鳴——飼養——遷喬與求友——療妒的臆說——日本的

鶯——雜記

畫眉

文學上的畫眉——科學上的畫眉——飼養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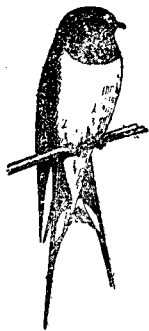
杜鵑

望帝春心託杜鵑——不如歸去——啼血深怨——杜鵑花——日本式的風趣——別名稱種——杜

鵑何鳥

鴈

鶻	催耕之鳥——奇異的育雛——毛蟲的仇敵——筒鳥——光棍好過	八二
鶻	名稱形態種類——閑客——鷗與人生	八三
鶻	古之好鶻者——鷗與神仙——鷗舞——鷗的種類——鳥類的滅絕	八七
秧雞	秧雞——姑惡鳥——苦呀鳥——鷓鴣	一〇一
鷓鴣	形態與習性——飛必南翥——行不得也哥哥——飼養與應用	一〇五
雁	雁白雁朱雁——雁鳴——雁的來去——街廩的傳說——雁陣和雁字——雁奴——孤雁——鴈則	一一五
鴛鴦	戀愛之鳥——鴛鴦與鴛鴦——繡談	一二五
附錄（參考書目）		一二五



燕

一 名稱與種類

自從春風吹醒了芳草以後，依依裊裊的楊柳垂枝的點點銀色芽苞中，抽放着淺黃嫩綠的新葉；禿濯僵立的桃李枯極間，也含着嬌紅潔白的花蕊。當晶瑩和暖的陽光照耀萬物的時候，在這紅桃綠柳的中間，我們更容易發見一種呢喃軟語，輕颺梭穿的鳥類，那就是燕子。牠是我們最熟知的一種鳥類。你看「燕燕於飛，差池其羽」；「燕燕於飛，頡之頡之」；「燕燕於飛，上下其音」。（詩經：邶風）二千餘年以前的詩人，已經能夠這樣很細膩的描寫牠的生活情形了。不論何種比較爲我們所熟知的鳥類，每每因了地域或時代的關係，發生許多異名，燕也是這樣：

𪇔 「燕燕𪇔。」注：「齊人呼𪇔。」（爾雅）

「燕一名鷦鷯，齊曰燕，梁曰𪇔。」（廣雅）

乙 「齊魯謂之乙，取其名自呼。」（說文）

「燕字篆文象形。乙者其名自呼也。元者其色也。鷹鷽食之則死，能制海東青鷽，故有鷽鳥之稱。能

興波祈雨，故有游波之號；雷穀云：「海竭江枯，投游波而立汎。」是矣。京房云：「人見白燕，主生貴女，故燕名天女。」（本草綱目）

鷦鷯 見舄。

意而 「鳥莫智於意而，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，雖落其實，棄之而走；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，社稷存焉爾。」（莊子）

「周穆王迎意而子居靈輿之宮，訪以至道。後欲以爲司徒，意而子愀然不悅，奮身化作元鳥，飛入雲中。故後人呼元鳥爲意而。」（瑯嬛記）

元鳥 見乙，見意而。

「仲春之月，元鳥至。……仲秋之月，元鳥歸。」（禮記月令）

「天命元鳥，降而生商。」（詩經商頌）

玄鳥 元與玄通，故元鳥或作玄鳥。

鳥衣 「鳥衣澹碧空」（李嶠燕詩）

鷺鳥 見乙。

「燕一名天女，一名鷺鳥。」（古今注）

朱鳥 「廣雅又以朱鳥爲燕。」（爾雅義疏）

游波 見乙。

天女 見乙，見鷺鳥。

「昔有燕飛入人家，化爲一小女子，長僅三寸；自言天女，能先知吉凶。故至今名燕爲天女。」（瑯嬛記）

神女 「燕一名神女。」（中華古今注）

這裏只想考查燕的各種別名；引用文詞中，或爲神話，或涉迷信，均所不計。連原名燕，疊名燕燕，並現在通稱的俗名燕子，如是一共有十五個名稱。但所謂燕者，我國所產，並不是只有一種；這在古人，也已經明白，再錄一些舊記載在這裏：

社燕 「巢於梁間，春社來，秋社去，故謂之社燕。棲於崖巖者爲土燕。」（廣雅）

土燕 見社燕。

「石燕似蝙蝠，口方，食石乳汁。」（廣志）云燕有三種，此則「土燕乳於巖穴者」是矣。」（本草綱目）

石燕 見土燕。

越燕 「燕有兩種，紫胸輕小者是越燕，有斑黑而聲大者是胡燕。陶隱居曰：「越燕多在堂室中梁上作巢；胡燕多在檐下作巢。」」（本草綱目）

胡燕 見越燕。

漢燕 「世說薊泥爲窠，聲多稍小者，謂之漢燕。」（酉陽雜俎）

紫燕 「紫燕來巢，主其家益富。此燕與烏燕同類而異。凡名曰含胡兒，又名黃腰燕子。營巢卻與烏燕

絕不相似。」（田家雜俎）

烏燕 見紫燕。

含胡兒 見紫燕。

黃腰燕子 見紫燕。

沙燕 明顧璘有沙燕賦，別無記載。

歸納上列十一種的名稱，可得四種燕子：

1 社燕即越燕或漢燕，亦名烏燕，就是我們最習見的普通燕。形體稍小，巢於梁間。

2 胡燕即紫燕，俗名含胡兒或黃腰燕子。巢長，作壺形，不似普通燕那樣作兜形。今名爲赤腰燕者是。

3 土燕即石燕，巢巖穴中。

4 沙燕自爲一種，今名穴沙燕。

普通的燕是 *Hirundo rustica gutturalis* Scop.，古來關於燕的種種記載，大半是指這一種；形態和習性，且待下文再詳。

赤腰燕和普通的燕同屬，近緣有多種，最常見的一種是 *H. daurica nepalensis* Hodges，腰和下背作橙赤色，以是爲名。胸部有黑色細條紋，所以英名爲 Striated Swallow。背面黑色，尾羽不似普通燕那樣有白點，形體較大。巢作壺形，也是一個異點。此種鳥類，是我國長江下游極常見的夏鳥。飛行沒有普通燕那樣迅疾。常翱翔於空中，特別是將雨的天氣，在湖上或空中覓食的時候，最爲常見。

石燕 [*Pyrochroa rufestris* (Scop.)] 尾羽較短，邊尾羽有白點。上部灰褐，腹面赤褐，腿部裸出，是牠的特點。分布區域很廣，從太平洋沿岸一直到印度、歐洲和非洲北部。大衛 (David) 氏說：「中國西部和蒙古的山上，各處都有。」在雲南的東部，大概牠是居留的。魏爾特 (Wilder) 哈柏德 (Hubbard) 二氏說：「夏季很普通的見於各處山頂和深峽中。」巢和家燕相似，常在突出的巖石下面。

沙燕是較爲小形的一屬，普通所見者爲 *Riparia riparia yima* (Lönnerberg)，尾羽也短；上面灰褐色，腹面潔白。魏爾特和哈柏德二氏說：直隸平原的泥沙灘上，極爲常見。其繁殖地，則在蒙古邊界。巢築在極低的堤岸下。明代顧璘有一篇詠沙燕賦，爲關於此鳥的惟一舊記載，序端數字，對於牠的習性，記得很確實，茲將全文照錄於此：「河朔之野，川崖壁起，有鳥曰沙燕，穴居鰕化，以陋見全，厥類日夥。人舟過驚，則飛噪憑怒；余與八匡子惠其驅也，並作賦詠焉。嗟彼沙燕，翾翾川涓，不巢而穴，託體何卑？族類充瑱，毛羽繼繼，大不盈握，弱靡自持；象惡玉斂，棲憊華棲，祥乖元卯，貴失烏衣。墮塊墮戶，鼠壤資饑，朗日弗照，清風鮮吹。重稚攸害，駢轢橫施；莫假繒繳，矧乎網罟。嗚呼，是淫謀而雜處，惡溼而居下者耶？是獵以爲魚，焉以爲鼠者耶？是泥啄而

風舉者耶？是旅獮羊以爲厲藪者耶？羽不飾旌旄，肉不登鼎俎；狡伏而惡害，躁動而附暑。譬之人倫，穿窬是伍，請付之鶻釜。」費采有一首土燕詩，也似在描寫這種沙燕：「利嘴穿虛鑊，卑棲足自支。晚歸先認穴，春哺亦知時。避隼棲林莽，隨蟲掠水湄。畫梁原不愛，於世更何疑。」

一 習 性

此種習見的鳥類，形態方面，實亦無庸多事陳說；若引用科學上的詳細記載於此，恐反令讀者索然寡味。李時珍云：「大如雀而身長，鶻口，豐頰，布翅，歧尾。」這可算已經將牠的概形完全寫出了；現在就進而記述牠的生活情狀。牠築巢於我們屋內，是在鳥類中爲惟一的例，尤其對於我們十分親近，爲可愛悅。有人曾以之和雀相比，云：「黃雀之爲物也，日遊於庭，日親於人，而常畏人，而人常挽之。元鳥之爲物也，時遊於戶，時親於人，而不畏人，而人不挽之。彼行促促，此行伴伴；彼鳴啾啾，此鳴鏘鏘；彼視翼翼，此視汪汪；彼心戚戚，此心堂堂。」（譚子化書）誠然，這是一部分是眞理的話。野生鳥類，與人若是親近，除燕子以外，再沒有別的了。巢作兜形，從池沼邊或水潭中銜泥，丸成小球，再和羽毛雜草等堆合而成。這個銜泥築巢的現象，古人作爲極好的詩料：

「卷幕羞池燕，常銜濁水泥，爲黏朱履迹，未等畫梁齊。舊點痕猶淺，新巢綈尙低，不緣頻上落，那得此飛棲。」（顧况：空梁落燕泥）

拂衣。」

「前村春社畢，今日燕來飛。將補舊巢闕，不嫌貧屋歸。銜泥和草梗，倒翹過柴扉。豈比鷺丸鳥，迎人欲微吟。」（梅堯成燕）

「銜泥舊燕疊新巢，來往如辭曲折勞。蟬舍雖微足容爾，畫梁爭得幾多高？」（劉秉忠留燕）

「海棠開後月黃昏，王謝樓臺寂寂春。柳外東風花外雨，香泥高疊畫堂新。」（張弘範新燕）

巢築成後，我們長江一帶以及北部，約在五月中產卵。在福建，大概四月就產卵，因為五月的第二或第三星期，已見雛鳥飛翔。日本的燕，據仁部富之助氏在秋田縣調查所得的詳細情形，可作我們的參考，他說：「產卵期為五月和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的兩回。營巢的親鳥數，第二回約為第一回的七成。每產三卵至七卵，平均五卵；第二回的平均數，約少半顆。每巢孵化的雛，二羽至七羽；孵化率和別種鳥類同樣，第二回較第一回為劣。伏卵日數，第一回平均為十四日七，第二回十四日，是因春季較夏季溫度稍低之故。」

不論何種鳥類，哺育雛鳥，總是異常辛苦的。白居易有一首詩，雖然他作詩的本意，是在後半的寓意，而且說燕子的食物為青蟲，不合事實，但描寫哺雛的情況，實在形容盡致，活現紙上：

「梁上有雙燕，翩翩雄與雌。銜泥兩椽間，一巢生四兒。四兒日夜長，索食聲孜孜。青蟲不易捕，黃口無飽期。嘴爪雖欲弊，心力不知疲。須臾千來往，猶恐巢中饑。辛勤三十日，母瘦雛漸肥。喃喃教言語，一一刷毛

衣。一旦羽翼成，引上庭樹枝，舉翅不回顧，隨風四散飛。雌雄空中鳴，聲盡呼不歸，卻入空巢裏，啾啾終夜悲。燕燕爾勿悲，爾當反自思，思爾爲雛日，高飛背母時，當時父母念，今日爾應知。」（燕詩示劉叟）

燕子的腳，甚爲孱弱，除銜泥啄草外，不常下降地面，雙翼十分強健，所以時時迴翔空中。飛翔的速度很大，據說一小時可以行一百八十哩；但因種種的阻礙，或隨時的休息，平均總不過三十六七哩而已。

燕子的歌鳴，也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。有輕快流利的調子，有清脆婉轉的音節。或隨飛隨鳴，如仙音飄墮；或幽棲低唱，若喁喁私語。傍晚的時候，見牠們並棲電線上，動搖小首，流出微音，這是天然的樂音，也是天然的樂譜。我們細辨牠的鳴聲，有時好像語言，差不多在對我們說：

「借你屋來住，

不喫你米，

不喫你糲，

只借你屋來住。」（你作複數用，照海寧俗音讀作「奶。」）

所以在詩詞中，就每以「語」字來形容牠的歌鳴，例如：

「湖南爲客動經春，燕子銜泥兩度新。舊入故園嘗識主，如今社日遠看人。可憐處處巢居室，何異飄託此身。暫語船檣還起去，穿花貼水益精神。」（杜甫：燕子來舟中作）

一年去年來來去忙，春寒煙暝渡瀟湘。低飛綠岸和梅雨，亂入紅樓揀杏梁。閑見硯中窺水淺，落花徑

裏得泥香。千言萬語無人會，又逐流鶯過短牆。」（鄭谷燕）

「一別天涯十見春，重來白髮一番新。心知話盡春愁處，相對依依似故人。」（李純甫燕子）

「三月巢乾雛未成，茅堂來往日營營。脫殘午夢千聲巧，剪破春愁兩尾輕。官柳陰濃金鎖合，水芹香細綠波晴。畫欄十二無人倚，一半梨花一半鶯。」（朱訥燕）

「江南燕，輕颺繡簾風。二月池塘新社過，六朝宮殿舊巢空。韻頗恣西東。王謝宅，曾入綺堂中。煙徑掠花飛遠遠，曉窗驚夢語忽忽。偏占杏梁紅。」（王琪望江南）

燕子，不但鳴聲悅耳，不但依依可人，而且牠對於我們，還有極大的實利關係。牠到我們這裏來築巢育雛的時候，正是害蟲開始猖獗跋扈的當兒。牠雖然僅僅借住我們一些房子，卻與我們許多酬報；牠隨時隨地，捕取那些毀滅我們重要農作物的害蟲為食餌，使我們得有較多量的收穫，牠的功勞，真是偉大。美國的學者，當一次蟲害發生的時候，捕取鳥類，施以解剖，僅八羽的燕，發見胃中有蟲三百二十六隻，你想我們整天所見成千成萬的活潑飛翔的燕，牠們所撲滅的害蟲數，將如何計算呢？再想，還無量數的害蟲，假如沒有牠們來撲滅，又將發生何種現象呢？

三 爲誰歸去爲誰來

「一燕海上來，一燕高堂息，一朝相逢遇，依然舊相識。問余何來遲？山川幾紆直？答言海路長，風馳飛

無力。昔別縫羅衣，春風初入帷；今來夏欲晚，桑蛾薄樹飛。」（吳均贈杜容成）

「雙燕今朝至，何時發海濱。窺人向檐語，如道故鄉春。」（徐璧春燕）

「燕子營巢得所依，銜泥辛苦傍人飛。秋風一夜驚桐葉，不戀雕梁萬里歸。」（劉子翬燕子）

照這幾首詩的意思，以及禮記月令所云「元鳥至」和「元鳥歸」，可見古人已經承認燕為候鳥，是有來又有去的了。但他們並不瞭解去至何方，所以到了後來，反多誤解；或以為牠去到烏衣國那樣神幻的地方，如李晏贈燕詩云：「王謝堂前燕，秋風又送歸。向人如惜別，入戶更低飛。海闊迷煙島，樓高近落暉。不知從此去，幾日到烏衣。」這當然只可作他是文學的玄想，不能作眞事實看。或以為牠冬季蟄伏而不渡海，如李時珍云：「其去也，伏氣蟄於窟穴之中；或謂其渡海者謬談也。」文昌雜錄更說：「世言燕子至秋社乃去，仲春復來。昔年因京東開河，岸崩，見蟄燕無數，乃知燕亦蟄爾，驚蟄候中氣乃出，非渡海也。」大衛氏說，從鄉人處聽來，大羣的石燕，冬季是失去知覺而伏處巖穴中。賴吐稅（La Touche）氏說，中國人誤認燕子的移徙現象，較中世紀的歐洲更甚；無知識的人以為鳥類自然是蟄伏的。這個見解，大概起源於蝙蝠的誤認。也是賴吐稅氏所說，蝙蝠和燕子的稱呼，我國北方，聲音極相近似。我們因了這個指示，找到郝懿行兩雅疏，蝙蝠條下注云：「新序雜事五云：『黃鵠白鶴，一舉千里，使之與燕服翼，試之堂廡之下，廬室之間，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。』王德瑛說：『燕服翼是一物，今東齊人謂之燕蝙蝠是也。』」蝙蝠亦冠以燕名，可見確是極易誤會的了。